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自述

鄒恩潤譯述

生活書店

發行

生活週刊
叢書第一種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鄒恩潤譯述

這篇紀事裏面所說的都是事實，不過兩位主人翁梁章卿與麥葛萊女士都是隱名，不是原來的真姓名。這位男主人翁曾經教過我英文文學，是我的一位很敬佩愛重的先生，女主人翁當然是我的師母。不過這位師母做這篇『自述』不用真名，我也不便替他們宣布。好在我們重在事實，姓名倒也無關重要。（譯者附誌）

（一）

第一章 在美國的時候

我第一次遇見梁章卿的時候，是在十月裏一個早晨。這一天正是大學開學的日子。在這天的前一個星期裏面，我的鎮裏因為忽由各處來了許多大學學生，各家凡是有空餘房間留下

來的，都紛紛準備租與這般學生居住，視為做國民的應該幫助學生的事情；所以這幾天鎮裏異常熱鬧。這天早晨，我看見鄰居詹姆士夫人的門口走廊上，也堆滿了許多箱子鋪蓋，便對我的母親說：『詹姆士夫人真要擠得要命了！』說了之後，就同我的老友西麗霞女士赴校，去上我們的第一課。

我們進了學校，看見一羣男學生正在階前圍着談話。西麗霞轉過來對我說：『麥葛萊，那裏面有一位青年，黑髮光耀可鑑，穿了一套灰色的常服，你看見了嗎？那是一位中國學生，許多同學都稱讚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青年。我的表兄舊年在詩家谷認識他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大學初年級肄業。現在到這裏來研究國際公法與政治學，真是難得！』我當時聽了，轉過身來，很漠然不注意的向那位青年望了一望，看見日光正在他的黑髮上面照得很亮。我當時所得的印象，不過是一位年紀很輕笑容可掬的青年。看後對西麗霞說：『表面上看去還不錯，』說的時候，頗含輕蔑之意，說完了，我們兩個人也就走了過去。

我在當時剛在大學初年級肄業，攻讀很勤，終日忙碌，雖看見那位中國青年，事後也就完全忘掉。但是一兩天以後，我纔曉得把箱子鋪蓋堆在詹姆士夫人門口的，不是別人，就是

那位中國青年。於是章卿便做了我的隔壁鄰居。

我與章卿這個時候，並沒有得着什麼人正式介紹過；我們讀德文與法文的時候，雖然是同課堂上課，彼此好久並沒有說過一句話。到了後來，我漸漸覺得英文已是章卿的外國語，乃能藉此外國語的英文而再讀兩種外國語。而且讀得非常之好，不知不覺中發生欽佩羨慕他的心事。據章卿後來告訴我，他在這個時候也在暗中很欽佩羨慕我在德文法文方面的成績，因為我當時立志要充外國語教師，對於這類功課特別用功。不過這是章卿後來告訴我的，在當時我却絲毫不知道他在那裏欽佩羨慕我。

我對於章卿的注意與感情是漸漸的來的，是由淡漠起點而發生的；我當時所看見過的章卿的民族，他是第一人，最初我對他全是懷着一腔好奇心，心中簡直不以爲他是與我同樣的人類。但是最後由偶然的機會，我們兩個人開始談話；既經彼此談過話，有的早晨，我們走出家門的時候，湊巧同時，便一同赴校，當時以爲用不着迴避。

我們一同走進了校門，分開的時候，彼此都略爲領首而別。我在這種時候，精神上覺得愉快；但是感覺友誼的安慰之後，因為當時我對於章卿所屬的民族，心存成見，立刻感覺苦

痛。總之我無意與他繼續常在一起，無意與他繼續往來。

我心裏的成見，章卿當然毫無所知。至今追想當時的情形，覺得雖然心中存有成見，而待章卿却仍不薄；我當時對他，心裏很不自在，恐怕說話有不留意的時候，露出對於中國所存的成見，以致使他傷懷。我在他個人裏面，竟完全忘却關於民族的成見。他每天早晨在門外等我，常常等得很遲，忽忽忙忙的去上課；我對於這種情形，心裏明白，外面還假裝沒有知道。第一學期將了的時候，我們倆幾乎天天一同走，若行所無事了。

譯餘閒談

民族的仇視，是世界生活不太平的導火線，真是一件大憾事，尤其是黃白兩種。我們在國內大半都是糊裏糊塗的，一出國門，這種感觸便愈甚，在這段紀事中也看得出来。我敢說一句公道話：這兩方面用不着彼此『恭維』，也用不着彼此『蔑視』；因為人類是『良莠不齊』的，各方有各方的好的，也有各方的壞的。

婚姻的兩方當局，要彼此發源於『欽佩羨慕』，這是很重要的。我國舊俗的婚姻，是由父母一手包辦的，固然說不到『欽佩羨慕』。現在有許多地方，還是由父母物色好了，叫男女雙方點一點頭罷了，也還說不到『欽佩羨慕』。我覺得這還是過渡時代不得已的

辦法。將來有了適宜的環境，要全由男女雙方自己物色所『欽佩羨慕』的意中人。（父母當然可作顧問，或在某年齡內，須得父母同意。）如有『阿憨』沒有東西配人欽佩羨慕的，不能物色，或物色不到的，便沒有老婆可娶！也就不應該有老婆，免致自害害人！這樣在父母方面可以減少『一件心事』；在當局兩方更能『半斤』『八兩』，各得其偶；『巧婦常伴拙夫眠』，與『才子』不幸誤配『愚婦』的憾事，可以少些。

(二)

章卿秀外慧中，藹然可親；他的爽直愉快的精神，是他生平特有的天性。我與他來往，與他談話，看他的煥發精神，都覺得異常的快樂。我的摺疊多慮與沉靜的心境，得着他的欣向榮的一團高興氣概，常常使我獲得安慰，精神爲之振作。我曾經細細的研究過他的面孔，却含有東方式的靜默嚴肅的神氣；但是在當時則絕少顯露，我只常常見他一雙光耀明亮的眼睛，聽他爽人心脾的笑聲，雖終日忙着，總有這種愉快和樂的精神。

有好久時候，我們倆沒有什麼情的作用，不過是兩位尋常的青年學生，常常靜悄悄的走走，所津津談到的事情，至今想起來，雖然是很有趣的，但都是很嚴正的，很審慎的談話。

我們兩個人都決志要維持端嚴的態度，不要陷入情網。我當時十九歲，章卿比我大兩歲。

後來有一天章卿得着我的同意，當日夜裏來我家裏訪我。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藏了許多他心中以爲我家裏人喜歡看的寶貝。我家裏人都圍着方長桌子，在這張桌子上面他便排滿了許多絲織物，繡品，彫刻過的象牙與檀香，許許多多希奇古怪的小銅像與烏木像，這些東西都光耀奪目，清香撲鼻。

在許多東西裏面，章卿所最覺得高興的，是他母親替他做的半打領結；他曾經送一條領結與他母親做紀念物，他母親便照着這個美國式的領結，做半打送他。章卿把一隻手弄着一條深黃色緞子做的，中間有金線繡花的領結，對我們說：『我的母親能織繡許多東西，他所做的東西都是很美麗的。』

這種簡單的話，與桌子上堆着的許多外國來的奇怪東西，在當時的剎那間，好像使我與章卿的中間隔了一個世界。我看他全是一個陌路人，從異方來的，不可思議的；我覺得他從他本國忽到美國來，理想不同，儀式不同，風俗不同，由他看起來，一定是驚奇不置；他在這種環境裏面，一定覺得十分牽強，十分不自然。我心裏這樣想，手裏拿着一個小胖子似的

偶像，不覺對他脫口而呼：『由你看起我們，要覺得多麼奇怪啊！』

『奇怪？一點也不奇怪，不過我對於樣樣東西十分覺得有趣罷了，由我看起來，都是一個世界！』章卿這樣說了之後，我們倆的眼睛對視了一下子。他隨手拿一面繡花的中國小旗送我。我當時遲疑不決，眼巴巴的望着旗裏許多顏色合繡成功的龍在那裏伸爪噴氣。在此頃刻之間，我的老成見又作怪，我正要婉拒了，但是我窺見章卿面上也現出一種遲疑的神氣，夾着誠懇請求的意思，我心裏大爲感動，於是我就接受了這面旗，心中還在忐忑不安。

章卿從此常於晚間到我家裏來，與我的父母做朋友，很用中國的客氣禮貌。我至今常常喜歡追想當時的情景：在這種夜裏，我們與家裏許多人都圍坐於一張大桌子，一盞有罩的電燈射出圓式的清明亮光，照着桌上的書籍與新聞紙；房中其餘的部分，却是很使人愉快的。淡淡的黑暗，在這種夜裏的時候，章卿與我們談起他的家庭狀況，說他的父親是他的一族裏面一位足爲代表的人物，好早就覺得閉關主義的狹隘，所以老早就打算叫他的幾個兒子到西洋求學，章卿是他的長子。我聽了章卿的談話，心裏就想像他在中國南方所有的一個家庭狀況，好像就在腦際現了一幅模糊的圖畫，其中是一個大家族，有許多弟兄，有許多親屬，有

許多僕役，當他的父親往內地營商的時候，完全由他的母親管轄。

譯餘閒談 麥葛萊女士口中的梁章卿，是一位活龍活現的笑容可掬，藹然可親的愉快人物。雖說是他的天性，但是其中却含有西洋化的色彩。我以為就大概說起來，東方的日常生活與西方的日常生活裏面有一個很顯著的異點：就是我們偏於『靜默嚴肅』，他們則偏於『煥發』快樂。我說這話，並非崇拜西洋，覺得事實的確如此。我平常最怕參加生友的宴會，因為一個一個呆坐着像『城隍老爺』，恭恭敬敬的問問尊姓台甫，實在覺得不舒服；有的時候參加外國師友的宴會，就是座有生客，但是因為他們很活潑，很會說笑，也就『如坐春風』，覺得快樂，自己不知不覺的也加了進去快樂一番。這種異點，在家庭社會各方面，如果細細的觀察，都能看出。所以久住倫敦的吳稚暉先生也說：『中國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雖有深愛，絕少怡怡之情……』而謂西方『家庭之間，融融之樂意較多。』（詳見生活週刊二卷第十四期）我生平也是喜交『歡歡喜喜』『和和氣氣』的朋友，而遠避『愁眉哭臉』『心緒惡劣』之徒。我深信人生是應該愉快的，煩悶是不應該的事，是一種病象！

麥葛萊女士說梁君的快樂精神，常常使她的精神安慰振作，我因此想起專研究心理學的張耀翔先生曾經說過：『……愁與笑均含有極利害之傳染性，一人得之，其相與周旋之人亦隨而得之；傳染之速，不可思議。』又說：『……多愁既與多病爲緣，一人面帶愁容，即表徵其人有病或將有病，（多爲心病），而一人之愁容既可傳與其相近之衆人，愁容不啻爲傳染病中之傳染蟲。』（詳見生活週刊二卷第十五期）這樣看來，我們要有愉快和樂的精神，不但是對於自己個人應負的責任，也是對於家庭及社會應負的責任。

(二)

有一次章卿帶了一張退了色的小孩子相片給我看，相片裏的小孩子穿的衣服是中國綢緞做的，老古式的，他對我說：『這是六歲時候的我。』

我拿這張相片細細的一看，很詫異的說：『你原來有……一條辮子！』

他看見我那樣慌忙的神氣，不覺也笑了出來，並且申明說：『是的，的確是一條好辮子，還有紅絲線結在上面咧。我還記得我小時在小山上放紙鳶，這條小辮子還在空中飄揚着

！

這個時候我的母親在旁眼光閃爍着，也插一句說：『麥葛萊，你自己也曾經有過一條辮子，不過比這一條短些，而且還結上一個紅色的綢帶球咧。』

章卿聽了插嘴說：『你看我們倆至少也有這一點是共同一樣的。』說時向母親輾然表示感謝的一笑，我當時對於章卿的感情還未曾確定；但是善於諒解的母親，與他却很有丁深摯的友誼。

我雖然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對章卿具有很親切的同情；但是有的時候，對他很無好感，甚至有厭惡的意思。不過念及個人應有的正誼，與我所得諸遺傳的良好品性，又於頃刻之間，使我抵禦這種厭惡他的心事。我當時並沒有想到男女的交情過密是與愛情相近的，所以極力不使我這種有時發生厭惡的心事流露於外。因此我當時心中不過存着交得好朋友的觀念，以為這種愉快的友誼，等到大學畢業以後，彼此分袂，也就可以告終。

到了那年冬季末了的時候，我們的交誼更有丁進步；但是那個時候，上面所說的那種感情頓變的厭惡觀念，接連的縈迴於我的心中，我自己埋怨我自己說：像我與章卿的關係不過是短時間的朋友罷了，竟費許多時間在這件事情上面，實在不值得，實在犯不着。我當時以

爲章卿雖然很好，但是他是屬於中國的民族，於是我決志把以前的交情付諸東流，立與他斷絕關係。我實行這個計劃的方法當然是很唐突的。我赴校與回家的時候，我故意走別條遠路，故意避他；就是在課堂裏面，在校裏馬路上面，也極力避他，不與他會面。

譯餘閒談
幸福。

麥葛萊女士的母親真是可人；家裏有了一位這種慈祥有趣的母親，也是一種

舊俗由父母一手包辦的婚姻，用不着說了；不過有自己物色機會的青年，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彼此沒有看準，或是未曾決定可以合吾理想或條件以前，不要瞎要好，不要瞎親密。麥葛萊女士說：『男女的交情過密，是與愛情相近的。』一點也不錯。青年如不注意這一點，儘管瞎親密，等到交情到了相當程度，兩方面都情願割斷，那還可以；倘若出於偏面，就要鬧出大禍。我曾經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未婚以前與一位女士做朋友。那女士對他很滿意，但是他對於那位女士雖然樣樣都覺滿意，却有一點不大滿意，就是嫌她的容貌差些。他老早對我談到這層，我就勸他要謹慎，未決定前不要過與親密。他口中唯唯，暗裏又在那裏瞎要好！經過半年以後，交情已經到了『與愛情

相近的『程度』，這位朋友忽然像麥葛萊女士一樣，覺得前途不對，也想『把以前的交情付諸東流，立與他斷絕關係。』有一天特地來訪我，把他的心事告我，同我商量。我聽了大不答應，我說你不情願，老早就應該與她疏遠，不應該交情到了這種程度，彼方明明立志與你結伴終身，你這種行為實在違背人道主義。你不要以為沒有正式定婚，儘可隨意；你要明白彼此已經親密得不得了，父母親友無不默認，女子的心志已專一，你何得不負責任。對方的女士我也認得，實在很好；深信你若見異思遷，必陷彼於極慘之境地，我亦從此與你割席，不復爲友。我與他激昂慷慨的談了兩夜，他最後纔決志不背初盟，後來竟得一個和好的家庭。麥葛萊女士可以說是也犯了那位朋友所犯的一樣老毛病。我希望青年不要再犯這種毛病纔好，否則便是『作繭自縛』，『自己討苦吃』。

(四)

我立志與章卿斷絕關係，上文已經說過了。如此經過了兩星期，有一天下午他在學校裏大堂總門的旁邊專門等我出來，碰見了以後，我一句話不說，他也默然跟着我走，一同走到了學校裏馬路的末端。我忽然轉到一條旁路，很魯莽的對他說：『請你向那條路走。我要往

這條路去另有要事。」

章卿仍跟着我走，他說：『我要同你談一談。』說的時候，聲音很低微疲乏而復強自忍痛似的。這個時候，我們倆的眼睛互相望着，我窺見他現出一種很溫和很動人的態度，意思要曉得我的衷曲，並要使我曉得他的衷曲。這種十分使人感動的情景，倘若我在當時不那樣固執己見，不管別人，還要覺得難過，他很安靜的，用他向來爽直的態度問我：『你何故要斷絕我們的友誼？』

『我——因為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我說的時候，悲哽幾不成聲。

他說：『斷絕友誼，決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我們的友誼也許不久就要告終了。我或者就要回中國去。今天我接到我父親的電報，說我母親病得很危險。一兩天裏面，我就要決定要回去或是仍可留在這裏。』人類的同情勝過了民族的成見，我此時不自禁的對他說：『同我一起來，我的母親很會說話，讓她與你談談。』

兩天以後，又有一個電報來，帶了一個好消息，說他母親的病已經好了許多，不要緊了。在這兩天裏面，章卿的焦灼憂慮，很使我難安。他不大說話，但見他愁容滿面。我與他出

外散步，談了許多別的事情。散步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前途的計劃。他把服務中國外交的事業，做他最終的目的；但是尚未達到這個目的以前，他也高興先從事有建設功效的教書，與有關社會的工作。他很心折於中國固有的藝術與天然的美景，很敬重中國所有的許多好的風俗。他告訴我說：『我希望中國雖採用新教育，不至因此毀壞東方固有的良法美意，』但是他却深信東方也要加入新的好觀念。我聽了他一番宏論，對於中國好像有了新的眼光，滿腔充滿了新的希望。

我們倆又常在一起了。我還記得，我們參加了學校裏許多在夜裏燈籠照得很亮的馬路上所開的快樂聚會；在陽光明媚的天氣，共作野行，或參加網球之戲；以及其他大學生活的愉快事情，都共同參加，共同享樂。我與章卿做朋友，最初還不至引人注意；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漸漸聽見有人暗裏作爲談話的資料，同學與鎮上的人看見我們都特別注目。當我們同赴茶話會或音樂會的時候，我聽見有許多人把好奇的眼光，對我們望望。

我母親的朋友裏面，有位與他提起我們倆的事，都表示不以爲然的意思。他們都說：『倘若你的女兒與他彼此發生戀愛，怎麼辦呢？難道就結婚嗎？』幸虧我的母親是生來沒有

成見的，他做人很圓通，很慈愛。但是我却知道他在這個時候心裏也覺得有些不自在，因為他也覺得彼此遺傳與信條完全不同的人要結成婚姻却是一件難事；不過他還不至使我難過，就是他朋友不以爲然的話，最初也還不同我多說，但是我從別方面却又聽見許多議論，有的時候竟至使我有點動火。但是這種外面來的刺激反使我對章卿更加忠心，有時外面議論得愈利害，愈動我保護章卿勿使受人欺侮的心情。

譯餘閒談 麥葛萊女士爲正誼而奮鬥的精神，很可以佩服。我因此便想到我們生活受社會的制裁，都很利害。這種制裁也有好處，也有壞處。他的好處是能使人有個範圍，不至過於放縱；他的壞處就是有時無理取鬧，使人不能超越頑固的習俗而另求其光明的途徑。我覺得遇着這種無理取鬧的時候，我們應有幾分勇氣去對付他，不應完全屈服。我聽見說蔡子民先生在三十年前結婚的時候，他要妻的條件，有一條是要天足，當時引起許多人的詫異，簡直傳爲笑柄。我們現在聽了覺得毫無足奇。然在當時蔡先生敢於毅然提出，却非有幾分勇氣不辦。所以我以爲麥葛萊女士在『楚歌四面』之中，竟能『苦心孤詣』保護梁君，的確是在道德上可敬之處。我們於此更當記着。我們要在生活習慣上

有點改良，也要有幾分勇氣纔行。

(五)

外人對於我與章卿議論紛紛的時候，我們倆對於各民族互婚的事，彼此也曾經表示過當時所各信的意見。有一天下午我們倆正坐在家裏走廊上的時候，坐得很久，我很堅決的告訴他：『我以為異族聯婚是不對的。還是各族娶各族自己族裏的人好。』他回答說：『我以為沒有什麼困難，這全是個人的問題，我看美國人與美國人結婚，也不見得都是勝利的。』我聽了眼睛對他閃爍的呆望，既而故為之辭以申辯說：『我們只聽見不快樂的結婚。』他很溫和的回駁說：『可見有許多不快樂的結婚，我以為各國裏面婚姻的結果所以有許多不快樂的結果，大概都是由於自私自利，缺乏愛情，對於小事情往往各執己見，不肯調和去遷就折中的辦法。』我們談到這裏，不能再辯，彼此很和樂的往前談去。

那天夜裏，章卿即在我家裏一同用膳，至今追憶我在當時的心裏思想，也覺有趣。章卿與我們圍坐於一張桌子，他的言語舉動與我家裏的人都一樣；我此時坐在其間，心中便在那裏胡思亂想。想些什麼呢？就是想有人說中國人做妻子的不能與他的丈夫同桌用膳，到底確